

From “Materiality” to “Humanity”—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Klara and the Sun*

Qixing Sh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worth pondering.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Clara and the Sun* by Japanese-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alludes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with a unique plot. While most researchers take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moral warning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shift of the story's structural center of gravity from “materiality” to “humanity”, combining deconstructive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Combined with deconstructive techniques, we will explore the subtle changes in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ts causes and possibilities, and more deeply interpret the author's dismantling and reshaping of the story, analyze the author's emotional attitude, i.e., his criticism of the ethical deficiencies and cognitive misconceptions of human nature, which works as a metaphor that in the role of “human-machine-human” relationship, it is the inappropriate demand and anti-ethical cognition of human to machine that causes the crisis of human-machine alternation.

Keywords

Klara and the Su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AI; deconstructionism

从“物性”到“人性”——《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关系

施绮幸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在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类与机器交互的广泛应用中, 人机关系一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所著的一部科幻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以独特的情节影射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界多以文本内容为出发点, 探讨其现实意义与道德警示, 而论文将从故事结构重心的转移——“物性”聚焦到“人性”聚焦, 结合解构手法, 探讨人机关系的微妙变化、原因及其可能性, 更加深入地解读作者对故事塑造的拆解与重塑, 分析作者的情感态度, 即对人性伦理缺陷和认知误区的批判——隐喻出在“人—机—人”作用关系中, 人对机器的不恰当需求、反伦理认知, 才是造成人机互替危机的悲哀。

关键词

《克拉拉与太阳》; 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 解构主义

1 引言

《克拉拉与太阳》是日本作家石黑一雄所著的一部科幻小说, 它以独特的情节、深刻的内涵, 对当今社会的人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追问与审视。在这部小说中, 克拉拉作为儿童陪伴型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 (AF, 即 artificial friend), 成为了小女孩乔西所在的人类家庭的一员, 人机之间建立了极为微妙的情感联系, 也逐渐暴露出人与人类机器之间复杂的身份关系难题。

笔者认为, 将该故事视作一个完整的系统, 其内部有双线并行的解构链——一是情节上实现了从“物性”聚焦到

“人性”聚焦的转变, 二是文本折射出的人机关系上实现了“技术入侵”到“人机互替”的转变。双线并行, 互相牵制。作者首先呈现了一个新兴技术入侵下的原初系统, 后逐渐与技术入侵的原初系统保持距离, 以人际交往为主的、生活化的故事为手段将原初系统拆解, 通过呈现 AF 的道德进化、人们的身份焦虑等矛盾, 暴露了人性的伦理缺陷和认知误区, 从而揭示人性是决定人机关系的建构的关键因素。而“人机互替”的险境便是一个解构后的新系统, 从“延续乔西计划”真相大白之时, 人性被曝光检验, 为“人机互替”的新系统搭好了神经网络。论文将从故事结构重心的转移——“物性”聚焦到“人性”聚焦, 结合解构思想, 深入地解读作者对故事塑造的拆解与重塑, 分析作者的情感态度, 剖析人机关系的微妙进化及其原因和可能性。

【作者简介】施绮幸 (2003-), 女, 中国浙江乐清人, 在读本科生, 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 “物性”的聚焦：技术入侵的原初系统

德里达认为，解构便是把一个体系从符号，从没有所指的能指、从没有任何完满意义的语言结构中解放出来，从“木已成舟”的观念中解脱^[1]。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作者首先呈现了一个新兴技术入侵下的原初系统——一个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盛行的社会，一个因技术高速发展而处于结构变革中的社会。在这个系统中，14岁的小女孩乔西由于基因编辑失败而患上绝症，未经基因编辑的小男孩里克被排斥欺辱，智能机器人克拉拉机敏地对人类进行观察分析……于此，机器入侵与威胁默认被读者所读取，形成这样一个“木已成舟的观念”。

《克拉拉与太阳》所描述的，是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社会。AF是入侵的技术之一。石黑一雄笔下的AF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近似于人类的心理需求，故事不仅以非人类克拉拉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而且在故事开端就用浓墨重彩描写AF的行为与心理活动，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属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心理环境。这样的AF形象已超出了人类对智人的普遍认识，形成了一种颠覆性认知。因此，一种“技术入侵”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基因编辑是另外一个入侵的技术。小说中，基因编辑被描述为一项被广泛接受并运用于未来社会的新技术，它也被称为“提升”（“lifting”）。基因编辑技术将人体还原为DNA编码，这种“修补”被认为有望开发出“完美”的人类。然而，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却增生出了人类受技术支配的异化局面。基因编辑不仅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身体和生命的控制欲望，还暴露了人类自身在科技面前的脆弱性。乔西接受基因编辑失败，身体残疾，情感缺位；里克作为未经“提升”的孩子，被视为“异类”，陷入了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技术的介入舍本逐末地打破了社会公平，扩大了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鸿沟，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入侵”。

将小说中最初形成的人机关系看作一个系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个“系统”的特征——技术入侵。AF在提供帮助的同时，读取学习着人类的情感信息，渐渐占据了人类物质生活、情感世界的部分重心；基因编辑下的人类让渡了自身的权力，由机器、技术支配天然，延伸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分裂，在小说的开端建构了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物性”聚焦的原初系统。

3 “人性”的曝光：人机互替的重塑之路

通过克拉拉的故事，作者逐渐与技术入侵的原初系统保持距离，以人际交往为主的、生活化的故事为手段将原初系统拆解，通过呈现AF的道德进化、人机的身份焦虑等矛盾，暴露了人性的伦理缺陷和认知误区，揭示了人性才是决定人机关系的建构的因素。而人机互替的险境便是一个解构后的新系统，从“延续乔西计划”真相大白之时，人性被曝光检验，为“人机互替”的新系统搭好了神经网络。

《叙事学研究的转向》中指出：“小说家们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2]。”从克拉拉被购买进入乔西家时，叙事空间便由高楼大厦铺设的科技社会转移到普通的人类家庭。叙事空间的转变也会带动叙事活动的转变，叙事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从克拉拉的内心独白或AF之间的对话，而是从商品橱窗里挣脱至更大的人类社会。

在故事的发展中，关于身份认同的矛盾被慢速地揭露演化。克拉拉默许了机器朋友与人类朋友是一样的并且可以相互替代而此时的乔西却认为“这是两回事”，她不认为人机之间的情感可以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样深厚。而乔西与里克之间不仅有青梅竹马的亲近，还有一种内心情感的依赖与归属，基因编辑并没有影响这段友情的坚固。而母亲则与其他二人截然不同，由于萨尔去世的阴影，她制定了“延续乔西计划”。她把克拉拉当成了救命稻草，想让“高仿”的乔西皮囊与智能机器人克拉拉合成一个乔西的替代品，用来“延续”乔西的生命。

故事的高潮便是“延续乔西计划”的曝光，这体现了人机互替的双重讽刺。第一点是“延续乔西计划”的实质——母亲希望用机器代替女儿“活”下去。人类对爱与信任的需求是一种“原始性缺失”，而萨尔的离去、乔西的愈下放大了母亲的这种缺失，因此她主动让渡自身的权力和空间，交由机器占有和入侵。故事结尾，克拉拉放弃“延续乔西计划”，奇迹般地帮助乔西活了下来。反窥书中人类的行为——忽视伦理道德，走向了存在的虚无。

克拉拉体现了利他主义的神话色彩，它超越了人类对爱的解释，她认为爱不是条件或筹码，而是如阳光般的天然信仰，是人类对抗孤独和死亡的盾牌。机器人的道德进化和人类对虚无的妥协形成对比，这种反讽效果使得小说始终带有一种重审人伦的特质。通过对人工智能所寄予的深切期待，它指向的是人类自身的匮乏及愿望，深藏在强烈欲求之下的可悲的矛盾性和荒诞感。石黑一雄无意于用悲剧结尾掀起整个故事的高潮，在一如既往的平静叙事中，他赋予克拉拉微弱而坚定的救赎力量，为随时可能堕入深渊的人类社会敲响警钟。

4 “双重的论文”：人机关系的延伸信号

德里达瞄准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发出了瓦解动员令：解构二元对立，因为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3]。因此，“技术入侵”和“人机互替”作为书中人机关系（同一在者）的双重论文并非全然对立或自成等级，而是有着某些差异和联系。

而在者的双重论文之间，“第一种论文包含在者发出向着第二种论文的符号的缝隙与印迹。”因此，通过拆解在者，重组在者，我们可以顺着缝隙和印记发现这些差异，从而重构第二种论文，这时，“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伸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撒”。

在小说中，这个缝隙便是作者的移焦——从“物性”到“人性”的迁移。

从“技术入侵”到“人机互替”，两个论文之间暗藏着诡异的信号，即我们在原初系统下，便可窥见结局的可能性。如在故事的开头，作者便讲述了旧型机器人被新型机器人取代的恐惧，这种恐惧体现了物性聚焦，也隐喻人类对自己身份的恐惧——渴望身份认同、渴望被需要……与其说恐惧被替代，不如说恐惧失去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移焦中，我们可以看见两个论文之间藏着的延伸信号，从而看见一条有迹可循的解构之路。

通常来说，机器与人类的相似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予以人类警戒心与危机感。但母亲却追求这种相似，追求 AF 对人类的模仿学习能力。母亲的介入实则从第一部分就体现出来了。“母亲又一次眯起眼睛看着我。接着她朝我走近三步。‘你不介意我问她几个问题吧？’”母亲从一开始见到克拉拉时就“有备而来”，她让克拉拉详细描述了乔西的声音、外形等属性，并且让克拉拉具体描述乔西因基因编辑而损坏的腿及其导致的特别的行走方式。在摩根瀑布旁聊天时，母亲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但她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而是希望克拉拉可以直接变成乔西：“不过现在我需要你动起来。做点什么。做乔西，不要停。做个小小的动作给我看^[4]。”而此处的矛盾在于克拉拉与母亲之间的观念差异，克拉拉只是想成为乔西的好朋友，努力带给其帮助和快乐。而母亲却想用机器之爱代替人类之爱，填补内心的空缺，这也导致克拉拉与母亲之间产生了隔阂。

克拉拉对太阳的信仰也是信号之一。克拉拉对太阳的崇拜是贯穿整个故事始末的线索，这不仅体现在克拉拉的太阳能 AF 属性，也是故事最意外的转折点——克拉拉向神祷告，利用太阳的神秘力量奇迹般地救活了乔西。“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对立就是自然与文化之间对立的主要表现之一。不论是克拉拉完全利他主义的这一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形象，还是与科学思维相悖的故事情节，这个故事都展现了“神话思维”对“科学思维”的战胜。石黑一雄用他独特

的创造力和艺术想象力，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思维的契机，或许通过与克拉拉的对比，人类能够在反思中挣脱出“二元对立”的桎梏，找寻理性与情感之平衡栖息。

5 结语

论文运用解构思想将小说中的人机关系进行解构，通过探析“双重论文”之间的差异信号，为其焦点的转移提供一套流畅的书写，从而为作者隐含的情感态度打开“聚光灯”。这种解构思想的运用为此文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导向。原初系统展现了技术发展的危害和对人类的反噬，突出的是“人一机一人”顺序中的机器对人的影响，而在故事的结尾，人性遭受曝光，作为机器的克拉拉被人类丢进垃圾站，却仍然心怀善意与美好。作者以“技术入侵”开头，通过以“人机互替”的危机结尾，从聚焦“物性”到聚焦“人性”，揭示在“人一机一人”作用关系中，人类的不恰当需求、反伦理认知，才是引起人机互替危机的原因。

石黑一雄多次提出了“国际化”主题，《克拉拉与太阳》便体现了这一主题。它展现了当代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把握人机关系的平衡。从“技术入侵”到“人机互替”，作者通过流畅的焦点转移，揭露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可能面临的困境。基因编辑、智能机器人等科技的介入表面上将带来完美，但实际上引出了相关的伦理疑问和社会冲突。机器在逐渐学习人的情感，而人类受理性的指引，却将情感束之高阁。小说不仅促使读者思考科技进步的复杂性，还引导读者在这种“人性聚焦”的危机中向内发声：在追求完美与进步的旗帜下，人类应合理地认识自己的欲望、框定自己的身份，在处理人机关系中权衡“科学”与“神话”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杜小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95-103.
- [2] 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61-72.
- [3] 王泉,朱岩岩.解构主义[J].外国文学,2004(3):67-72.
- [4] 尚必武.机器能否替代人类?——《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22,44(1):28-45.